

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是最真

——日本旱育水稻专家原正市侧记

●梵子

今年6月24日,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内灯火通明,觥光交映、笑语朗朗,国务院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组长罗干同志,向一个个子不高纯朴敦厚的日本专家表示深深的谢意,祝贺他在华工作1000天。这位74岁高龄的日本人就是原正市。从1979年原正市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算起,他已累计在华1000个工作日。在这1000天里,原先生的足迹遍及东北、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内蒙古、新疆、北京(郊区)、湖南,在这些地区推广着他终生为之奋斗的旱育水稻,并在成都、桂林和上海搞过讲座,为中国水稻的增产孜孜不倦地工作着。

在这里,我们只采摘他在华工作期间的一些花絮,这些故事,看上去都很平淡无奇,可却在认识原先生的人们中广为传诵,使人油然而升起对他的敬佩之感。

一见水稻就忘情

原正市先生是日本北海道首席水稻技术指导员,与水稻打了50多年的交道。他爱水稻爱得不行。

早在1979年,他第一次随日本农业代表团来华参观辽宁的铁岭市。在中国第一次见到了水稻时,他脸上一下子漾出了喜色。当时,日本客人由中国导游领着,在田边走边走边看,原正市不顾自己穿着西服革履,把鞋一脱,裤脚一卷,一下子跳进稻田,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。那时正是早春季节,东北的水田还是冰凉刺骨。可原先生似乎毫不在意,只顾察看水稻的生长情况。

10多年后,在长沙1991年7月的旱育秧现场会上,原正市先生还是那个脾气,一到田边,二话不说,登上水靴,就下了田。和他一起去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在他的带动下,有的也下了田,原先生兴奋地对大家讲解着,那架势恨不得几分钟内把在场的每个人都变成水稻专家。

太阳在天上火辣辣地烤着,地上的湿气热腾腾地蒸着,那稻田里又是密不透风,汗水顺着人们的脸上,身上哗哗地往下淌。可原先生挥汗如雨地举着一把稻子,给大家讲解如何通过稻子的长势去判断栽培中的问题,全然不顾天气的闷热。

人们暗自发出赞叹:这老先生真不简单。

绝不给中国人添麻烦

74岁高龄的原正市先生身患糖尿病,但他在饮食

方面从来不提任何要求,饭桌上有什么就吃什么,生怕让接待他的单位感到为难。

7月8日去浏阳看试验基地那天,原种场的同志为原先生一行人安排了一顿工作午餐,饭菜一端上来,一群嗡嗡作响的苍蝇也跟了进来。可原正市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,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那群苍蝇。

当笔者采访原正市时,问及此事,原正市先生一笑,对我讲述了1982年在黑龙江海伦县的一件事。

那是他第一次来华工作,一直生活在日本这样一个十分注意卫生的国度的他,乍一来到东北农村,十分不适应。日本人有每天泡澡的习惯,可他居然20多天没有条件洗澡。为了工作,他就住在县招待所里。由于卫生条件太差,他患了赤痢,一周有一半的时间在拉肚子。保持了多年的55公斤的体重,一下子降到了40公斤。尽管这样,原正市既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自己身体不适,更没有因病而休息一天。后来当地领导发现了原正市体力、食欲的变化说这样不行,让原先生好生休息,为他派了专门的翻译,并叫人为他做一些可口的饭菜,慢慢的他的体重恢复到47公斤。

当他回到日本时,他的夫人几乎认不出他了,“哪儿来的这么个瘦老头?”他夫人不敢相信这个皮包骨的黑老头就是自己的丈夫。以后的一个月,夫人照顾他安安静静地养了一个月,体重才达到了55公斤。考虑到他的身体,夫人不希望他再到中国来了。可没过多久,他们收到一封寄自中国海伦县政府的信,信中告诉他在采用了旱秧技术以后,海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。原正市激动起来,第二年,又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海伦。

原先生说:“那时候我没有抵抗力,什么病都来欺负我,可现在我在中国呆久了,也有了抵抗力了,疾病也不敢来找我了。”

其实,由于水土不服,卫生条件差,在以后的一些年里,原先生还是经常患肠胃病。然而他却从没有因此而耽误了工作。常常是生了病也不言语一声,要不是陪同的翻译或其他工作人员发现,他会一直保守这个秘密。他就怕人们为他担心,就怕因为这个不让他去工作。

中国农民感谢他

原正市在中国推广的旱育水稻,不仅在北方高寒地



原正市(前右一)在田间讲水稻培植,

武永兴副局长(前中)在田间考察工作。

区有深远的影响,在南方的意义就更大了。这项技术不仅可以实现省时、省肥、省水、省种籽、高产,而且还可以使农民穿鞋育秧,从而使农民从几千年的水育赤脚浸水的耕作方式中解放出来,简化大田管理,减轻劳动强度。

今年年初,原先生为浏阳等地的农民开办了早秧的讲习班。浏阳地区一个叫王霞(音同)的农民听到后,急火火地来到原种场,非要种这种水稻。人们告诉他,现在只是试验示范,不一定有把握。一些有经验的老农民也劝他别太性急,等试验成功了再种也不迟。王霞的头摇得像波浪鼓似的,“行,听说这稻子种上了就不用管了,有那时间我还跑买卖去呐。”

王霞一口气在责任田插上了早育水稻秧,愣是把那大田丢了50天没管,等一收割,亩产608公斤,比原来增产了188公斤(原来亩产420公斤),他创下了长沙500亩示范试验大田早稻的最佳纪录。

王霞那个乐呀,他逢人便咧着嘴笑着说:“600公斤,600公斤呀!”

原正市听到这个消息也异常激动。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数字。当地的农民纷纷表示:“明年咱也种!”

原先生下到田里时,前呼后拥的除了当地爱看热闹的顽童,还有不少是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。有时候,这些老农主动询问原先生一些技术情况,原先生总是耐心地讲给他们听。

今年7月他来浏阳时,有一因种了早育秧而获得好收成的农民听说他来了,在地头儿上等了他半天。原先生一看到他,高兴地走过去,一把握住那老农满是泥浆的手。那老农有些不好意思,直把手往后缩,可原先生却热情地向他问寒问暖。

当地的农民都知道这个日本人。也许他们还没有下决心种他指导的旱水稻,可他们已经被他那种精神打动了。

为了中国粮食的增产

原先生每次来华,都是为了推广他的早育秧水稻栽培技术。尽管他到过中国很多地方,可几乎从不游览名胜。他六下长沙,只是在这次试验成功以后,才在工作人员的百般劝说下,花了一个小时,去瞻仰了那具著名的“马王堆女尸”。

人们一定会问,像他这样没日没夜地奔波劳累,中国政府一定给了他优厚的报酬。可知情者告诉我,分文不给。

白干呐,这年头哪有这样的人?

有。而且是一个外国人。

有一次,引进办为了表彰原正市的工作,一次性发给了他6000元人民币,原先生除买了一些药品之外,将大部分钱,全都给与他合作的中国农技人员买了东西。

浏阳试验基地的年轻人说:“原先生对我们那可没得说,处处替我们着想,从不挑剔工作环境,而且对我们的工作经常给予积极的鼓励。他身体不好,可从来不让别人多照顾,他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。”

去长沙搞早育秧之前,他并没有把握,而且也感到自己老了,他对夫人说:“要是我死在中国,就把我骨灰一半运回日本,一半留在中国。”

人们说:这样的专家哪儿去找?

当我问起什么事使他最高兴时,原先生笑道:“当我帮助人们种上水稻,而大家在获得丰收时与我激动握手,这样的情形什么时候想起,什么时候令我高兴。”

南方早育水稻栽培技术示范试验获得极大的成功,这是中日农技专家合作的丰硕成果。原先生高度评价与他合作的中国年轻人,是他们没日没夜的苦干,尽职尽责的态度,才有了今天的成绩。原先生打心里喜欢这群年轻人,每当人们赞扬原先生时,原先生首先要将功劳归功于中国的合作者,他说:“是他们干出来的,我只不过做了一些指导。”就是在罗干同志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,他依旧这么说。

原先生是个很实在的人,他说:“日中友好是个广泛的概念。作为水稻专家,我愿在这方面为日中友好做贡献。”

他还风趣地告诉人们:

“别看我个子矮,但我的目标是水稻的高产。”